

# 《女孩》：勇敢凝视伤痛

朱天艺

作为舒淇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女孩》成绩相当亮眼：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5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在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

影片是一部将个人童年创伤与时代女性命运紧密交织的半自传体作品，改编自舒淇个人经历，聚焦家庭暴力对儿童心理的摧残，展现了一个女孩在原生家庭创痛中独自吞咽委屈、挣扎成长的故事。

舒淇说：“希望所有心里有伤的女孩们，都能勇敢活出美好的未来。”《女孩》做到了，它没有强行治愈，却用真实的力量告诉观众：你的伤痛值得被看见，你的勇敢值得被肯定。

## 半自传体：原生之殇刺痛人心

舒淇的童年充斥着父亲的拳脚和母亲的责骂，那些属于导演的私人记忆，在她复刻出的上世纪80年代美学中，呈现出一种原始而破碎的魅力，直戳人心。

主角林小丽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父亲酗酒且暴力，母亲未婚先孕、被原生家庭抛弃而积压怨怒，常将负面情绪发泄到女儿身上。

电影里，舒淇没有直接拍摄父亲施暴，而是通过克制的长镜头、写实的声音设计和人物的动作，塑造暴力来临前的氛围。如父亲醉酒骑摩托车回家打开铁门、钥匙链的声音；小丽躲进衣柜，巨大的手掌阴影拍在衣柜上，观众随着镜头语言，逐渐体会到女孩面对暴力的巨大恐惧。

影片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童年的恐惧在电影中被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视听语言，这标志着舒淇将创伤体验转化为深刻的艺术洞察力和共情能力。她坦言拍摄时像“剥洋葱”，触碰过伤口时仍会落泪，而这份真诚也成了影片最动人的底色。

## 代际囚笼：隐喻中的女性困境

影片不只展现家庭暴力，更隐喻了父权作为一种结构性暴力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压迫也扭曲了女性关系，导致母亲既是受害者，又将压力转嫁给女儿，形成了代际囚笼。

汤毓绮饰演的母亲阿娟，把长期被暴力压迫后的麻木与隐忍刻画得入木三分。她不知道怎么做母亲，复制了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地用身份压制孩子。母亲对小丽的霸凌式教育，让她变得敏感而自卑。

影片通过林小丽和母亲的双线叙事，探讨了东亚女性的时代困境。小丽主动让妈妈离婚，她明白这种痛苦不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发生在母亲身上。影片结尾，成年后的小丽回家，对着母亲问出：“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母亲只淡淡回应：“不要哭啦。”没有道歉，没有拥抱，却恰恰还原了东亚母女最真实的相处模式——爱与伤害交织，和解从未轰轰烈烈，却在细节中悄然发生。

影片镜头里充满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和符号隐喻，让这个真实可信，意味深长。大量出现的做饭、摆碗筷等家务细节，正是无数女性真实而琐碎的日常写照；猫、树、云、白鸽、红气球，这是孩子跟社会空间的互动，是对自由的向往；转校生李莉莉，像是小丽的另一面，她自信直爽、勇于抵抗挑衅，头上的粉色蝴蝶结与小丽的灰色生活形成反差，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和逃离，是影片中一缕难得的微光，这些共同构成了影片沉静而克制的力量。

## 女性导演：破局之力温柔迸发

《女孩》的爆火，背后是女性导演的强势崛起。从《你好，李焕英》《好东西》《下一个台风》到现在的《女孩》，女性创作者不再局限于小情小爱，而是敢于直面家庭、创伤等深层议题，用细腻的视角填补了市场空白。

舒淇曾说：“我想拍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痛里长出的一点点勇气。”侯孝贤鼓励她“拍自己的故事”，促成了这部电影的诞生。影片开头两个女孩走在曼波桥上，致敬的是舒淇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第一部影片《千禧曼波》的开头，它成为舒淇人生改变的一个节点，也是从演员转换到导演的事业转变的节点。

舒淇动用了她所有的生命体验、美学积累、生活经验，将童年创伤淬炼成《女孩》，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生命救赎与艺术升华。她并非简单地回望伤痛，而是以导演的身份主动驾驭并重构了这段记忆，实现了从被动承受者到主动言说者的转变。

舒淇曾言，希望电影能让成年人反思如何保护孩子。这表明她的个人叙事升华为对普遍成长困境的探讨，其艺术创作成为连接个体伤痛与人类共同情感的桥梁。



电影《女孩》剧照

## 鉴赏

### 哲思与美学的交融

郜润科

葛水平不仅是我省著名作家，在绘画领域也造诣颇深，她笔下的猫千姿百态、灵动鲜活，既富有浓厚的艺术妙趣，又饱含作者的哲学思考。

中国绘画史中，猫的形象自古便承载着多元文化意涵。宋代《富贵花狸图》将猫与牡丹并置，有着“耄耋富贵”的吉祥寓意，明清文人画中的狸奴则是闲适生活的注脚。

葛水平的很多画作呈现出猫的“凝视”姿态。这种凝视打破了传统绘画中动物作为被观赏对象的单向关系，构建起主体间的对话场域。猫的目光既带有东方文化中“万物有灵”的神秘感，又暗合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当我们观察猫时，是否也成为它眼中的“他者”？这种视角转换引发观众对自我认知与他者关系的反思。

她的作品中还有很多“独猫”意象。一只猫单足立于枯枝之上，背景以大面积留白处理，这种孤寂的画面构图，暗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猫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在天地间展现出存在的本真状态。它的孤独是对生命本质的直面与接纳，这种存在主义视角为当代人提供了对抗虚无主义的精神参照。

《心灵藏着神灵的座椅》格外引人注目。画面中，一只独自坐着的猫在抬头仰望，猫的眼神深邃而迷茫，似乎在思考着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意义。这幅画以简洁的构图和淡雅的色调，营造出一种空灵而孤寂的意境。画家通过这只猫，传达出对人类孤独处境的思考，以及对内心世界探索的渴望。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葛水平笔下的猫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画家通过描绘猫在自然中的各种姿态，展现了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活力，提醒人们要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猫的行为和神态也反映出人性的多面性。通过观察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内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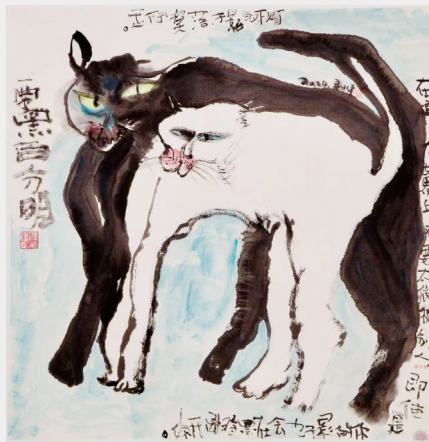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这些画将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画家在继承传统国画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运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赋予了画作新的时代气息。如画家在色彩运用上更加大胆，打破了传统国画淡雅的色调，使画面更鲜艳、更富有视觉冲击力；有的作品则在构图上借鉴了西方绘画的元素，采用了独特的视角和布局，让画作更具立体感和空间感。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拓宽了国画的表现领域，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葛水平以猫为媒，在国画天地里架起哲学与美学的桥梁，既让传统猫意象焕发存在主义新思，又以现代审美激活水墨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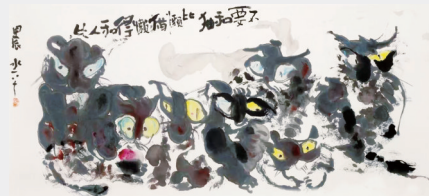
## 葛水平笔下的猫



《心灵藏着神灵的座椅》



《要黑白分明》



《不要和猫比懒，猫懒得和人比》



《猫不提供服务，只提供它的情绪》